國史紀聞卷之九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　上不豫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即位

上有疾不視朝數日儲位未定人心洶洶皆謂

上皇子宜復位惟王文有異意揚言於衆曰今

只請立東宮不知朝廷之意在誰李賢問學士
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復再也十一日百官集闕
下會奏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
擇奏上不允傳旨待十七日視朝胡濙復會百
官請復儲位推商輅草疏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
之子　沂王　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約俟上出合詞懇請
石亨知　上疾必不起與張軏楊善內官曹吉
祥蔣冕等謀奉　上皇復辟以問太常許彬彬
曰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亨等遂與
有貞謀爲飛語搖惑人心謂于謙王文矯取金
牌符勅迎襄世子矣又曰　上令內官張永等
收捕諸武臣掌兵者矣又佯言聞虜騎且薄都
城當以兵入內備非常吉祥遂矯稱得　太后
懿旨言　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
皇居南內於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亨等

其率兵以迎十六日輒等會有貞宅有貞升屋
覽乾象曰事在今夕不可失矣因與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遂往會亨吉祥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餘人宿衛
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
天色晦冥輒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上皇方秉燭坐
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即位共
掖登輦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　上皇顧問卿
等爲誰各以姓名對時羣臣候早朝待漏闕下
忽南宮呼噪震地相顧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
皇御極矣羣臣遂入賀

大赦

逮王文于謙下獄

石亨等言謙等交通中官王誠舒良諸用事者
謀迎立外藩遂并逮下獄

以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復進兵部尚書

逮內閣陳循蕭鎡商輅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

書江淵下獄

以其知王文等謀也

以許彬爲禮部左侍郎薛瑄爲禮部右侍郎并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初石亨等謀迎復邀彬共事事彬曰此社稷功也第彬老矣毋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有貞薦彬於　上又以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以李賓爲大理寺卿

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並世襲

軏輗皆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侄及義壻養子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在　上左右竊弄威權進退大臣凌侮公卿人皆側目

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籍其家陳循江淵

俞士悅項文曜謫戍蕭鎡商輅王偉除名王直胡

濙高穀並落傅保致仕

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于謙等竊金符迎外藩

乃金符故在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言雖無顯

跡已有此意及廷鞫拷掠王文反覆力辯于謙

獨不言曰事已至此辯之何益給事中尹旻衆

中攘臂大言曰此二奸臣當誅蕭維禎恨王文

排已入閣遂文致獄案謂謙等大逆當族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有功國家有貞曰不殺謙

今日之事無名　上意乃決遂命斬謙文及范

廣王誠等于市籍其家陳循等戍邊蕭鎡等削

籍爲民初　景帝以于謙有社稷功推誠倚任

獨握朝綱謙殫忠爲國勞怨不避事有不如意

輒撫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廉清方正一錢

不私力辭賜第止宿直房食無兼味衣無絮帛

謙常病　上遣中官視之見邸寓蕭然還報

上特勅上方供資用藥須竹瀝　上親幸萬壽山伐竹取瀝畀之或言謙柄用太過　上意益堅羣猜遂起徐有貞常求謙薦爲祭酒謙言于　上上曰有貞心術奸險成均首善地恐壞人才遂不用而有貞不知謙之薦已也反銜之石亨負功而驕謙數裁抑之亦恨謙故二人必欲殺謙謙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天下人聞之無不流涕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衣甲而已子見戍

龍門

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府僉事

命王翺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王驥兼兵部尚書掌兵部

以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廢　景皇帝仍爲郕王歸西宮　皇太后吳氏復爲賢妃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

湖廣苗平召兵部尚書石璞還京以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

上謂鍾同忠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臀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召廖莊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以爲禮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以軒輊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內閣盧忠徐正伏誅

癸丑景泰帝崩于西宮

葬以王禮謚曰戾妃嬪俱賜帛令自盡以殉

景帝故后汪氏出居王府

景帝崩　上欲令汪妃殉李賢曰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妃少不宜居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令出居舊府原侍宮人悉隨之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先爲襄垣王遜燂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　景帝勑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其上于謙上議言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劉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故也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嘗按叅政林厚坐厚法厚反誣富　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疑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已是時石彪倚亨勢驕橫礙富方嚴遂危法中富逮於獄　上素知富李賢又力爲解得致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

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江夏

石亨等譖之也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及第出身有差

開薊州運河

何文淵卒

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告人曰詔語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我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及　上復位文淵恐及禍遂自縊死

以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輩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裏爲奸招權納賄都司邊將多出其門有不結納者即中傷之

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襄王瞻墡來朝

土木之變襄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　天位郕王盡心輔政急發府庫募勇士圖迎復疏至　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

得疏於宮中　上覽之感歎手勅召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陛下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山東饑

上發內帑銀三萬遣林聰賑之有司又請　上問閣臣曰可從否李賢曰可徐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弊試有之然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　上從賢增四萬兩有貞不悅後　上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釋河南按察使王槩于詔獄命復任

槩居官清勁鋤豪撫善有恩有威被誣下獄會襄王入朝　上問官吏賢否王言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廉使王槩寃且言請奏　帝還我王廉使　上即命宥槩還任

五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方　上陷虜中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言其

降虜爲虜用者至是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官刻木爲形招魂葬之建祠於智化寺北賜額曰旌忠

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以沈固爲戶部尚書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瑄見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去

逮內閣徐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及御史楊瑄等下獄降謫有差

有貞初與石亨比及當國欲立功名自異漸相左李賢旁助有貞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遂不能堪曹吉祥亦以迎立功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權歸司禮力贊　上凡事須經內閣意欲籠絡附已已而引用利人有貞賢多裁抑之吉祥奪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羣訴亨吉祥奪民田瑄露章劾之　上喜瑄敢言命吏部籍瑄

名且大用瑄又糾十三道御史班劾曹石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疑有貞賢嗾之初亨與吉祥爭寵不相能及是遂合頓首訴上言奴輩萬死一生迎復　皇上內閣專權交通言官必欲陷奴輩死地使無噍數因伏地哭不休　上意動瑄等彈章入大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之瑄與御史張鵬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亨吉祥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耿九疇及有貞賢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頓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會京城大風雹壞屋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乃得從末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降有貞爲廣東叅政賢福建叅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

以李賢爲吏部左侍郎

賢之降迫于曹石非　上本意　上欲留之謂王翔曰李賢不可與有貞同去翔不喻請改賢南京謂可避禍也　上曰南京遠即用爲吏部

侍郎亨吉祥聞賢留愕然顧　上意屬賢亦無
可奈何

命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並
直文淵閣

原在正統時曾侍　上經筵　上素知之王翺
薦正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　上
甚喜顧謂曰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朕今用
汝努力爲國家正頓首謝出赴閣至左順門遇
石亨張軏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對亨軏忌正
才名比入見　上曰朕今日擇一閣臣甚佳二
人佯請爲誰　上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
侍郎兼學士二人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甚易
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
非已出故撓之耳

以程信爲太僕寺卿

信爲四川叅政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
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等疏
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馬政隸兵部則

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大赦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妥置金齒

時有竊造封事詆毀朝政者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無驗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　上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俱下錦衣衛獄拷掠瀕死士權終無所言乃取有貞誥券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踪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會災變得宥編發金齒爲民士權泰州人博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游縉紳間與有貞厚善故亨輩擠之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調直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彬年老無爲故調尋坐累降陝西叅政

刑部尚書軒輊致仕

輊以曹石怙權侵官乃請老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謹二竹籠是汝乎輊頓首謝又曰卿年未老可再用乎輊又頓首以疾辭　上知不可强賜金爲道路費輊即日就道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

上嚮用正時時召見正感知遇鋭意功名在上前陳說酒酒知無不言欽天監湯序因災異請去奸臣　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上名即求之人人自危匿名書事起曹吉祥請　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　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過以亡國願以爲戒事遂止正又乘間言曹石驕横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即徑造石亨所諷令罷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亨吉祥因詣　上免官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且召正責其漏言正對曰臣

觀二家必有悖叛之誅即今罪狀未著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承天門災正草詔歷數時政闕失奸邪蒙蔽詞甚切直亨輩因造飛語聞于　上謂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　上改過也正賣直沽名訕謗君父　上怒遂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正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嗾邏者以別事中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或語之曰公犯信而諫之戒矣正曰子謂我諫官耶我當道如是耳正既去　上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傳至戍所正乃題其畫像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　上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釋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帝少子文圭靖難後幽之中都　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賢贊曰堯舜心也有諫阻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出之

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奴婢三十人給使令庶人入禁時纔二歲至是出不識牛馬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

先是鵬瑄戍遼東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二人不從故復謫詔辭嚴峻曰逃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押行二人同械朝夕不保時李秉巡撫南畿遇之途足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死則死耳不敢累公秉曰何傷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即詣林千戶懇求寬其縶且解帶遺之爲道里費二人得不死至戍所

復以李賢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時惟呂原在閣石亨等薦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　上不聽與吏部王翺謀仍復賢內閣

命左都御史馬昂巡撫山西大同

八月謫南京都督僉事郭登戍甘州

初　上陷虜庭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逼京師于

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之故謫

以劉廣衡爲刑部尚書

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上命吏部選內外官爲郡守陛辭日親諭勞賜燕給道里費遣之鶚至郡汲汲興除利害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迂遠多石又壞民廬舍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楫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從鶚言

禁武臣輒入內廷

石亨竊權干政出入禁廷無忌　上厭之謂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入內廷令左順門閘者今後非召宣不得輒納總兵一日〻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　上

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耳

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直文淵閣起年富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

儼學力沉潛立身修潔贈禮部侍郎謚文介

召左都御史馬昂掌都察院事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賜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編修吳溥子甘貧力學名聞四方從游者甚衆足不下樓者二年石亨覺　上厭疑又知衆不容己問計于門客謝昭昭倣張嶠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令亨薦與弼收士望石亨因誦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爲草疏薦之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若行此實聖朝盛事　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使聘之

十一月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

言官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逮繫獄汝言死獄中籍其家金帛充仞　上令陳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朞何得賂之多若是耶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不敢對初于謙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知之備爲　上言謙匡濟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久之察迎立事無狀每詰亨等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此也先爲其下所殺

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忿其平章哈剌謀叛已欲攻之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中以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齧指血染箭令其僕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之也先猖狂戰敗走從二騎遁道中饑窘

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瘸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

張賜卒

賜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自是恨謙既奪門復辟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并誣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塗爲拱揖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戊寅二年正月

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上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欲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上　太后徽號曰　聖烈慈壽太后兄繼宗廕會昌侯子孫數十人皆授官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進秩　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富貴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大后心不

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數請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廷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侯爲人醇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

虜酋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御之敗績

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已又弒小王子來寇邊溥禦之輒敗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反謫濬已而虜大熾關中大震乃召溥還　上謂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不治何以儆衆遂罷太傅勒令閒住

二月朔日有食之

閏二月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

史

天順初謫景泰用人雍調山西副使未幾致仕至是起用之

四月復設各邊督鎮巡撫

初石亨以文臣提督軍務武官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自各邊革去巡撫軍官貪肆士卒罷弊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與吏兵二部議舉才能者用之遂用浙江布政白圭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寧夏陝西布政芮釗甘肅俱以京官巡撫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因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悉召還馬昂以貴州有兵事速請一人往召以白圭贊理貴州軍務而以程信巡撫遼東

以葉盛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時兩廣盜起廷議舉有才望者往撫之遂用盛盛方丁父艱家居乞終制不允初廣東鹽例不

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賄守關者潛過廣西市利盛至知其弊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鹽商入米餉邊聽出境販鬻於是公私兩利

以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恭初爲萊州守有廉明聲陞湖廣布政盡革諸弊時劍利流民相殺恭曰急則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江西發庫宜乾沒銀五十萬制役法民一歲任勞九年得逸至是巡撫南圻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復儀眞漕河及常鎮河程工贍廩民不告勞

令吏部左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弘石亨鄉人也初爲太僕少卿冒奉迎功陞工部侍郎亨又薦爲尚書　上謂弘吏部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怏怏曰郎尚書何不可何再耶　上不能堪及是弘聞喪　上謂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宜令守制吏部乃人物權衡廷臣中誰可任者賢曰無踰姚夔夔有大臣度遂用夔

上一日密謂賢曰石亨輩干請招權奈何賢曰
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從之則悅
不從意便怏然賢曰若理果不可是亦難從君
權不可下移誠能獨攬彼之勢自消趨赴者漸
少矣　上領之

布衣陳眞晟詣闕上書不報

眞晟漳州人初習舉業嘗應試福州聞有司防
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棄舊業務聖賢踐履之
學以授爲主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
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詣闕上書其書首採程
氏學制次採朱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
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
補正學輔　皇儲隆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
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竟寢歸聞吳
與弼名欲就正之貨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
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
眞晟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
許曰濂洛之學自有眞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

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尋卒年六十四

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入見命爲左諭德固辭尋遣還鄉

與弼將至　上問李賢與弼當授何官賢曰宜授官僚輔導東宮又曰與弼至宜館次供張召見顧問　上領之命與弼爲左諭德及見　上文華殿力辭不受職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至何不受官與弼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病疾屏處山林非有高世之行不意聲聞過情誤屋

薦牘蒙　聖明過聽天書束帛責及草茅不勝感愧力疾赴闕謝　主上厚意臣今年六十八矣衰朽之人實不堪世用　上曰宮僚亦優閑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于是賜文幣廩餼遣中使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後稱病篤賢叩其意與弼以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授館職故不拜賢曰如此亦固矣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初無不承權與之意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若

當大任勢不能行人反失望不如且就宮僚果有建明大拜未晚與弼終不受力求歸山賢言於　上上曰果爾亦難强留賢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爾感激乃條上十事然皆經生常談無過人者遂辭歸旣歸益矜肆無故態羅倫常投詩朝之後與弟訟因服詣府庭太守張瓚驚禮之張元祐移書責之有曰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譽爲名教中罪人至跋石亨族譜稱門下士識者尤鄙之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瀧水猺厥弟吉作亂葉盛討擒之

初猺城厥廣山恃險出沒爲寇官兵不能制廣山死其子弟吉繼之益倡獗爲稱將軍劫掠鄉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不可勝計盛調兩廣大

軍水陸並進斬筭伐木開山通道直搗其巢斬首三百餘級擒弟吉檻送京師餘黨潰散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念九疇去非其罪召還　陛見憐其老以爲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羣盜

江淮鹽徒橫行劫掠道路爲梗　上遣聰捕之聰設法擒渠魁戮數人脅從用輕典盜以寧息

冬十月寧來寇延綏守將張欽禦敗之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週垣飛走盈內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來蒐獵于此以講武事是日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既畢　賜酒饌以所獲分　賜從臣而歸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己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

李賢所薦也賢再入閣石亨與有力而賢終不悅慝怨接慫慂亨見賢日信用軋己　上寵顧漸衰益恨賢及是見賢薦瑜不次擢遂揚言賢納瑜賂爲先容與以感賢朝士紛然謂必不用瑜賢且得罪及瑜至　上竟用之羣誹始息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鮮

董山潛結朝鮮受僞制戶卜樞密使遼東巡撫程信調得其制書疏請乘其未發先詰之可伐其謀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謝罪

石彪有罪下獄

彪兇暴貪狡既陷年富益恣肆數侮總兵總兵不能堪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疑之欲召彪還彪又令大同人保己爲總兵　上益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石亨外援遂逮繫詔獄

禁文武大臣科道官往來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即有泄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　上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　朝廷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四月以王槩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時歲荒老弱流移槩檄所司設法鳩集停逋負民恃以無恐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七月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於獄謫衡州知府

內織染局奏　上供文綺乏當下蘇松織造七千疋世資言東南民力竭矣宜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二人有難色世資曰儻得罪世資自當之不以相累也疏入　上怒推主議者遂逮世資下獄謫衡州

九月石亨罷兵歸第

上初復辟石亨輩屢在　上前矜迎駕奪門功

上亦惑之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賢曰迎駕則可奪門則不可況郕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門豈可奪奪之一字何以示後世賴天靈助祐幸而成事萬一郕王左右先覺亨輩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於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臣愚謂郕王果不起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謀貪天功邀求陞賞又孰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薄亨亨生男未彌月　上令亨負兒入見喜摩其頂曰虎子也善撫之　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且探亨意亨不諭曰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　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亨及石彪事敗言官交章劾亨遂罷兵柄勒令歸第

李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
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荆倒馬以備之虜既大獲
利去而復來　勑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遠
冬十月南内離宮成
庚辰四月春正月宴朝覲官布政賈銓等十人於
禮部
以布政蕭晅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
二人皆以卓異舉者

起年富爲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　上問李賢賢曰銓貌不稱名
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領之左右不悅
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
日　上召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悅者衆愈足見其賢　上曰國計所關豈顧私
情不悅者哉遂　召用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
廉不動聲色而出納適節云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

上復辟閣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及嘗請
迎駕致仕既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朝政者
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身沒未幾子孫貧
窶成化初姚夔言穀端亮有守始終不渝得贈
太保謚文毅

二月誅石彪遂石亨下獄死

亨既歸第有怨望語遂有告亨謀不軌者言亨
門下有瞽指揮童先者嘗教亨舉大事於袖中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亨信之與所親盧旺
彥敬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若以
石彪代李文守大同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
臨清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困矣　上聞之
即日縛彪棄市遂亨繫獄斃之獄中籍其家法
司請瘞亨屍　上問李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
念亨功不從令瘞之亨粗豪無機巧威名震主
不知斂戢招權納賄凌上虐下故及于敗法司
又請究亨黨冒功陞秩者　上問賢曰此事恐
驚動人心賢曰此輩方不自安若令自首免罪

自帖然矣從之於是冒功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及第出身有差

召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輗致仕去　上思之復召用輗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僕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處

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逮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下獄調爲南京太僕少卿

遼東總兵董興荷曹吉祥姻昵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霖奸贓四十事信以狀聞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　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做下　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五月壽遠伯王驥卒

驥沉毅恢宏有文武材遇事立斷用法嚴明故能成功然麓川之役阿附王振勞敝中國多殺無辜晚年石亨用事又相依倚不無訾議云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孝友純至居官清正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八月虜酋孛來寇大同總兵李文禦之敗績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敗北虜於東壩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陛辭　上召至文華殿　賜鈔諭之曰善爲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奸蠹練士伍逾年戎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畧時出已意經政大修虜不敢近塞

十一月虜寇莊浪副都御史芮釗禦却之

虜寇凉州急釗率輕騎馳赴凉州與總兵畫策守戰時出奇兵擣虜營虜知不可近乃分部屬散掠莊浪諸虜釗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勢屈乃遁去是時虜出沒邊境幾一載而城守無虞居人不致流散者釗之功居多

閏十一月以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李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時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上謂李賢曰月食天變之大者而欽天監推筭不精失職矣因言湯序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天文有變則[illegible]爲解說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警戒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序若此罪可誅也　上乃收序下獄降爲太常少卿

釋徐有貞歸田

上與李賢王翺論人才高下因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有貞始得還鄉卒於家有貞短小精悍博學多能天官地利兵法水利陰

陽方術無不通曉然心險毒好傾軋人以故不得善終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

夏四月以程信爲刑部右侍郎

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孛來寇河西總兵佋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師往禦

孛來寇河西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佋廉率兵自蘭縣渡河與莊浪合兵虜邀擊之廉敗還虜益猖獗大肆殺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於是以昂總督軍務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征之

秋七月曹吉祥曹欽反率兵犯闕殺恭順侯吳瑾懷寧伯孫鏜尚書馬昂討平之吉祥欽伏誅

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常領兵征苗麾下多韃官吉祥結恩惠收爲爪牙竄名奪門中皆陞峻職及石亨敗盡革諸冒功者此輩爲吉祥曲庇如故吉祥初以迎駕功一門弟姪俱得顯官又

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積厭吉祥凶橫稍疎抑之吉祥憤輒懷異志又見石亨誅益不自安遂與其姪昭武伯欽都督鐸鏞指揮鉉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出師西征將以詰旦陛辭欽等與吉祥約殺昂等奪其兵入內爲變吉祥誘禁兵爲應所結番將都督佥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部兵從期會已定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聞其謀漏二鼓詣長安門告變　上急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登石塞諸禁門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遂殺錦衣衛指揮逯杲及左都御史寇深吳瑾率兵禦之戰死執李賢於朝房刃傷其首欽要賢奏赦賢即爲草疏自門隙投人欽見門不啓縱火焚門適大雨火滅比明　詔會昌孫繼宗統諸兵討賊孫鏜見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馬昂以精兵殿工部尚書趙榮聞變亦大呼市中率數百人往會之欽退屯東安門鏞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鉉以百餘

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鏜斬先潰者以徇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率百餘騎攻朝陽門欲出奔不克諸軍進薄之殲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胥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

八月進孫鏜爲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

封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

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

孫鏜馬昂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圭與竑分道禦虜比至虜已得利引退遂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死　上令廷議擇人衆舉蕭維禎　上曰

此人吉祥曾力薦之非端士也李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遂陞賓右都御史

詔天下

李賢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旌擢賞勞以勸之　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臣惡人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毒由是覆宗絕祀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輩實爲之今宜列之　詔書使知　朕意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自此言路始開

赦岳正還鄉

曹石敗　上因思正言謂李賢曰向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生還幸甚乃命釋爲民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頴破西番于涼州

都督毛忠爲番虜所圍頴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巡撫兩廣副都御史葉盛同都督顏彪討平兩廣諸蠻

大藤戒弗靖盛督官軍士兵分道夾攻破石門紫荆等寨七百餘處斬三千餘級餘衆潰寇盜悉平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其六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河套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偏頭關西至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漢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

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營堡墩臺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諸酋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駐牧其中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罷陝西屯兵

陝西管糧參議尹旻奏言虜退河開士馬衆多人民轉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後有警難之李賢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且虜時窺邊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來不可罷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芻餉不繼宜暫令諸軍還俟有虜警再調未晚　上從之

六月下國子祭酒劉益于獄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

謚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

直器宇宏偉性端重寡言笑在吏部留意人才
干請杜絕歸田後嘗謂人曰西楊不與予共事
內閣出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然使不出部
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卒贈太
保謚文端

以戶部侍郎張睿爲尚書督糧儲

上從容問李賢曰今六卿庶皆得人但慮王翺
老矣又曰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繼翺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朕意亦如此刑部陸瑜甚佳
李賓趙榮亦可惟禮部石珤稍文弱賢曰珤不
滿人望宜令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
必過珤一日奉天門奏事珤失儀　上謂賢曰
珤動止粗疎豈堪禮部戶部侍郎張睿可代之
珤即上疏乞休　上見疏又不忍曰珤篤實豈
可因小失而退仍留珤而睿陞尚書督糧儲如
故

十月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忠爲陝西按察使有惠政得民心歲饑不待去

報輒發粟賑濟全活數萬人丁母喪陝人數千赴闕乞留詔奪情復任至是徵爲大理寺卿陝人復詣闕乞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

十一月學士呂原卒

原溫恭儉約不苟取子曹石用事原與岳正密言于上二人覺之反中傷正去原以謹厚得留與李賢共事賢通達見事立斷原濟以持重至是以憂去抵家卒贈侍郎謚文懿

虜寇寧夏守將張泰擊敗之

虜酋毛里孩等寇固原還至黃河大壩掘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千人付其子翊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虜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泅者浮水罵虜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半渡擊之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癸未七年正月

以白圭爲工部尚書

二月以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石珤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

會試場屋災

焚死舉子高潔胡黼等千餘人

夜空中有聲

李賢上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彌　上嘉納之

三月以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

宇洗寃雪枉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罄然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王槩爲大理寺卿

時讞奏者多深刻爲名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參駁會文切理法吏轉相傳錄以爲規式

七月追謚宣宗廢后靜慈僊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嘗曰此　朕少年事欲

復后位號不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
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被廢其死也人畏　太
后殮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　上以問
李賢賢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臣愚
以爲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孝不然徒爲虛文　上卽命舉行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濙平易寬和自奉淡泊居官敬謹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
於畏慎少風節與時委蛇宣德易后景泰易儲
濙職司宗伯無所匡救未免保身之意重云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下錦衣衛指揮袁彬于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司緝察兼問刑權傾中外
橫恣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詗刺所至騷動道
路側目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進
言於　上者惟李賢與彬而已謀排去之乃使

邏卒撫彬陰事數十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
沮諭之曰從汝逮問但要活袁彬還我彬既下
獄達拷掠欲置之死有漆匠楊暄者憤然不平
上疏言昔者　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萬死一生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中外共
駭乞　御前審錄彬死無憾并條達不法二十
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使
誣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
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證人不信不若
請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辭達信之遂以聞
上命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天日在上我死
則死耳何敢妄指正人此實門指揮教我達失
色計沮彬遂得釋調南京暄亦免

九月以韓雍爲兵部右侍郎王越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雍入議事　上奇雍貌陞兵部侍郎謂李賢曰
代雍者必如雍乃可賢薦王越及至陛見　上
又喜曰將材也遂用之

十月兩廣盜起命都督顏彪率兵討之

十一月葉盛顏彪率兵討廣賊平之

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故瀕年不成功盛請華兩廣鎮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衆韙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　上乃命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人而還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　上崩於乾清宮罷殉葬

上不豫命中官牛玉執筆口占使書處置后事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勿以嬪御殉葬四殯殮器服悉從儉書畢玉付內閣使潤色之玉持示李賢彭時皆警愴曰何遽至是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十七日　上崩

用人行政必與商確嘗謂賢曰　朕每日五鼓起拜天畢省章奏已謁奉天殿後視朝朝退復覽章奏始還宮暇則讀書不敢少逸又曰　朕

於服食未嘗揀擇去取即着布衣人不以爲非
天子也戒左右驕佚嘗以南城事爲言曰　朕
即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爾曹何敢自
肆初雖寵任曹石而旋燭其奸立見疎遠簡拔
忠直一時閣部大臣多得其人

皇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　命議上兩宮徽號中官夏時
倡言錢后久病今當只尊　上生母周貴妃爲
太后李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
時曰此言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惟在正綱
常若只尊所生恐損　聖德夏時入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　旨曰子爲帝母當爲太后豈有
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
與宣德時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若
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宮已無子何所利

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　皇上
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
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　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將草　詔彭時執筆曰
正宮須加二字不然無別乃於錢后加慈懿而
貴妃止稱太后是日同議者懼忤內　旨有後
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彭時極力繼其後
卒能挽回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順德知縣降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叅政

溥正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王振訪可教內書
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
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與陳文
鄰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
太監王倫伴讀　東宮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
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　上不豫　東宮納
妃如何溥言當以遺　詔行事已而內閣草
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

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逐賢以溥代之而以韓
雍代兵部尚書馬昂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
外雍亦坐貶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體道仁明誠敬
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以袁
彬掌衛事
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召
石袁彬復職彬仍餞達於郊不念往事時以爲
長者達卒死戍所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
彭時吏部右侍郎
三月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官
起副都御史李秉巡撫宣府
賜進士彭教等及第出身有差
西番寇甘肅總兵衛涇巡撫都御史吳琛擊敗之
先是西寧番酋扒沙巴哇等七族作亂命涇等

討之涇與琛將甘凉蘭鞏等衛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至駱駝山俘斬七千餘人獲牛馬二萬有奇

編修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

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牟富卒

富剛正朴忠言不經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謚恭定

以李賓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

時言者交章劾昂不職故調之

以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復定襄伯郭登鎮守甘肅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

瑄學貴踐履闇然自修一言一動悉中矩矱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接引後學惓惓以復性爲教其言平易簡切不爲

穿鑿奇僻之談晚年游心高明默契道妙有不言而悟者著讀書錄二十卷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御經筵

給事中張寧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修英宗實皇帝實錄

懷寧侯孫鏜奏朝請

時華奪門功鏜亦在其中　上念鏜有功國家止令歸第

九月廢　皇后吳氏

令審囚勿會內閣

冬十月立　皇后王氏

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常爲　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矣不意內臣斗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

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調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與丘濬不合丘每毀之言盛貪功掩殺無辜進士張廷綸放誕不脩行檢素不爲盛所禮進謁李賢因言盛譏摘賢詩文賢卽之他日錦衣指揮貴湯盛稱盛文學之美且云置之政府於先生無忝賢憮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邪及盛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宜入內閣賢沮之調盛大同盛至鎮修屯堡墾荒田補戰馬邊備大振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訴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上卽命兵部按其事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

侯而下俱奪爵

初立官中莊田

擢束鹿知縣盛顒爲邵武知府

顒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候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不復辯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去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因名爲清官店至是以卓異陞知邵武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王徽王淵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徽乃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　祖宗舊制內臣無使預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輩怙寵擅權事敗之日雖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納或行叩頭之

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宜
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則天下
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不陷刑戮之禍矣　上
嘉納之至是徽等復上言牛玉罪重罰輕請明
刑憲以正朝綱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
因詆斥李賢附阿權豎籠絡縉紳中藏奸僞外
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上皆逮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調判遠州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臺憲稍弛百司多自恣明振風紀明法
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京都肅然

召定襄伯郭登提督京營

大臣薦登有文武才故　召用之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